

## 序

陈喜仍先生是我们日本作家珍贵的朋友。

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亚非处处长，待人热情真诚，工作认真负责。每当日本作家应中国作协邀请来中国访问时，他都精心筹划，做好准备，对日程的每一个项目，都考虑周到，无微不至。

尤其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作家团访华时，他事先组织翻译访华日本作家的中、短篇作品，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日本作家来华后，与中国作家座谈时，则可以听到中国同行对每个人具体作品的评论，使泛泛的座谈，变成了有的放矢的文学研讨会。这种方式，是一种创造、发明，一种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为此，他不辞辛劳，多方联系，使之成功。

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出版了几十部日本文学作品，也是活跃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和评论家。

一九九六年十月，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日本一年，研究日本纯文学，同时也访问了许多日本作家。

他把在日本期间和从事中日文学交流以来所写的有关日本作家印象、逸事趣闻，以及日本的游记、随笔，汇编成集。

书中有对已故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野间宏、松本清张、有吉佐和子的描写和怀念；有对活跃在日本文坛的木下顺二、水上逸、大郎、筒井康隆、宫本辉、立松和平、如月小春、吉本香蕉等作家的介绍与评论。

这些文章不是根据日本作家作品写的评论，而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印象而描绘的日本作家肖像，想必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同时对于了解日本文学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日本艺术院院士摇作家摇黑井千次  
日本艺术院院士摇评论家摇秋山摇骏  
日本艺术院院士摇作家摇高井有一

## 目摇摇录

### 第一辑摇樱花肖像

夭折的玫瑰——回忆有吉佐和子

《冰点》成热点——访三浦绫子

抱朴舍杂谈——访住摇末

骆驼的眼睛——记丰田正子

丰田正子的《再生》

入江曜子的良知和勇气

《望乡》和山崎朋子

山崎丰子其人

黑柳彻子的启示

君岛久子的童心

如月小春与 晃游云剧团

香蕉现象

### 第二辑摇菊香竹影

水杉——记中岛健藏

坐拥书城——访野间宏

沙枣树——松本清张印象

壮心不已——访井上靖

最后一面——忆井上靖

月洋亭记——访城山三郎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语言

我的酒友井上光晴

寻找大冈信

彩陶、围棋和狗——记中野孝次

黑井千次的微笑  
秋山骏先生  
怀念尾崎秀树  
一滴水文库

——访水上勉故乡  
又见水上勉  
学者、作家陈舜臣  
宫本辉 从《泥水河》走向辉煌  
立松和平——一个谜  
渡边淳一的男女小说  
石上韶与巴金的《随想录》  
洼岛诚一郎的小说与画  
来去匆匆的菱沼彬晃

第三辑摇行走扶桑  
东京的天空  
京都龙安寺  
冈田画郎  
卖烤白薯的老人  
日本人的表情  
无邻庵记  
武藏野的荞麦面  
艺妓非“鸡”  
碌山美术馆的红叶  
小石川后乐园  
北野美术馆  
露天澡堂  
日本作家的生态  
书店与作家  
日本的文学讲座

寒行

雨中的鲜花

箱根夜话

松山行

中秋记事

《无人警察》的风波

酒吧里的怀念

木下顺二家的斗方

与日本作家把酒论文

第四辑摇心灵碎片

访荻野吟子的故乡——《花葬》代序

《我们觉醒的一代》序

《献给真纳祖国的花环》序

《关东杂煮》后记

《东走西看》后记

《千曲川速写》译后记

《李香兰之谜》译后记

《皇后泪》译后记

《日中战后关系史》译后记

后记

源

# 第一辑 樱花肖像

# 夭折的玫瑰

——回忆有吉佐和子

一九七九年深秋。

中国作家协会刚刚恢复工作不久，机关在文化部院内临时搭起的地震棚中办公。一天下午，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忙着起草一份报告。

屋子里很静，只有沙沙的笔声和秋风从薄薄的屋顶扫过的声。我们外事部难得有这样宁静的时刻，平时迎来送往，进进出出，热闹得像个市场，所以我很珍惜这宁静的时光，想赶快把报告写完。

可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铃声在空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这无异于突然响起的聒耳的蝉鸣，令人讨厌。我没有马上去接，但电话铃固执地响着，似乎不去接，它会永远响下去。没有办法，我只好放下笔，抓起话筒。

“喂喂，我是有吉……”

电话里响起非常生硬而急促的中国话。听那浓重的日本腔，我知道是日本人，于是请她用日语讲。

“我是有吉佐和子，随一个财团到中国访问，现在住在钓鱼台，我想见一见丁玲先生。”

哦，是鼎鼎大名的有吉佐和子。

“你想见谁？”我又问了一句。

“丁玲先生。”她重复说。

当时我刚刚调到作家协会不久，没见过丁玲同志，更不知道她在哪里，于是回答说需要打听一下才能答复。但她好像以为我是敷衍她，态度马上变得极为强硬：

“我一定要见她。她在北京，我知道！”

远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接触过许多日本作家,还不曾听见有这样向别人提出要求的。即使她的消息准确,丁玲同志确实在北京,但如果工作忙,或身体不适,也不一定能会见她,怎么能说“我一定要见”呢?这不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吗?

我压住火气,耐着性子向她解释:我刚来不久,确实不知道丁玲同志是否在北京。如果你叫我帮助联系,这是责无旁贷的,但见与不见,我要尊重丁玲同志的意见。如果你知道丁玲同志的地址,直接联系也可以。

她大概觉得我的回答也有道理,语气缓和了一些,说等待我的回音,放下了电话。

接完电话,写报告的心思一点也没有了,于是急忙去找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询问丁玲同志的情况,问了好几个人才弄明白丁玲确实在北京治病,住在西郊友谊宾馆。与丁玲同志的爱人陈明同志通阳了电话,商定在新侨饭店见面。办完这些事,已经快下班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吉佐和子其人,但对于这位日本文坛上的才女的名字是并不陌生的。她的书我读的很少,不过,对于她的任性、偏执、才华、机敏,我早就有耳闻。一些零散、杂乱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奇妙心情。

当然,她的才华是令人钦佩的。我读她的成名作《地歌》时就深感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个短篇描写的是父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并非什么重大题材,但使我赞叹的是她对日本古典艺术的渊博知识和深厚感情,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捕捉和描绘了美国生活方式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化修养,对于东方和西方生活、传统、思想的深刻了解。《非色》和《恍惚的人》也许是作者的创作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的标志,她把犀利的笔指向种族歧视和社会问题。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紧张的气氛和绘声绘色的心理描写,委婉含蓄的文字和火热的激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有吉的风格。

我还读过她写的《中国报道》。这本书并不是有吉佐和子的主要作品,但我却有点偏爱。

说句老实话 ,对于外国人写中国的书 ,我从来不大敢恭维。在中国住上十天半月 ,回国就洋洋万言 ,自以为明白了中国的事情 ,俨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 ,不仅是可笑的 ,而且是自不量力的 ,所以我常常以挑剔的眼光看这一类书籍。但《中国报道》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这一偏见。它打动我的 ,首先是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作者的倔强、执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烈个性和对中国人民美好的深沉的感情。其次是淡雅清丽的文笔和精细入微的描绘 ,把写小说的艺术手法移植以报告文学中的尝试。她写老舍之死 ,北京的小吃 ,养花老人。上海的作家。群 ,甚至被管制的地主……娓娓道来 ,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天下午 ,我乘车去友谊宾馆接丁玲同志。汽车在落满枯叶的马路上向北疾驰。我望着车窗外挂着几片黄叶的白橘树 ,心里设想着丁玲同志的形象——老钟老人 ,白发苍苍 ,脸上刻满岁月的风尘 ,眼睛里凝聚着冷漠严峻的光 ,二十多年的磨难 ,一定会使她比实际年龄更衰老。但在我见到丁玲时 ,马上发现我的设想完全错了。她中等身材 ,白发如银 ,目光柔和安详 ,眉宇间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在汽车里 ,我告诉她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她的小说选。她很惊讶 ,连说是吗 ? 是吗 ? 我的书已经版二十多年 ,年轻人很少知道我 ,即使知道 ,也认为我是个大坏蛋。她爽朗地笑了笑 ,谈起了二十多年来的辛苦遭际 ,但没有抱怨 ,没有哀伤 ,只是惋惜白白流逝的岁月 ,而更多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 ,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走进新侨饭店 ,有吉佐和子急忙迎了出来 ,和丁玲紧紧拥抱在一起。她说 :我找你二十多年了 ,今天总算见到了……”说着 ,热泪簌簌而下。丁玲同志也很激动 ,眼圈也红了 ,但强忍着没有叫眼泪掉下来。

有吉佐和子细高个 ,长发披在身后 ,额头很宽 ,戴着一副银丝眼镜 ,一看就是个机敏干练的人。这一老一少 ,形同母女 ,一个热烈 ,一个深沉 ,一个任性而固执 ,一个宽厚而慈祥。她们都是作家 ,不同的生活经历 ,或许还有对人生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使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吉佐和子问丁玲这许多年在哪里 ,丁玲同志告诉她在北大荒十二年 ,养鸡、办扫盲班 ,在监狱五年 ,读了不少马列书籍 ,在山西愿

长治当农民 种地锄草……。有吉佐和子用手拄着脸 ,眼里含着泪 ,入神地听着。后来 ,丁玲同志说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说它了。总之 ,我们的党犯了错误 ,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个人的际遇浮沉 与党和国家的损失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的党敢于承担责任 ,敢于纠正错误 ,是了不起的 ,是有希望的。”

有吉佐和子眼里闪着迷茫的光。也许丁玲同志的话超过了她的认识理解能力 ,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也许是她还不满足 ,想知道更多更详细一些 ,但又不忍搅动那颗饱尝辛酸苦辣布满伤痕的心。这天晚上 ,她是沉静而理智的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咄咄逼人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相反 ,更多流露的是东方女性的温柔、同情心、稳重和沉静。她感叹地说 :“ 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 ,如果我受这么大委屈 ,早就自杀了。这是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异的实质 ,是意志和信念的不同。”

一九八二年六月 ,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应邀到她家去做客。

她的家坐落在东京西南的堀之内 ,环境幽雅静谧。那幢西式建筑 ,宛若深巷中的一只别具一格的方舟。门厅、走廊装饰高雅 ,发板是素洁光滑的水磨石。二楼很大 ,是日西合璧的客厅兼工作室。中间是一组沙发和茶几 ,肖面是一台高大的组合音响设备 ,后边是写字台。写字台上摆得井井有条 ,除文具、工具书外 ,还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仪。

我们进去时 ,早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音乐家在座。有有吉佐和子是她的朋友 ,日本有名的音乐家。她又像孩子一样得意地说 ,她的这套组合音响设备效果极好 ,绝不亚于置身于高雅的音乐厅里欣赏音乐。说着轻盈地跳过去 ,放上一张唱片 ,叫大家品味。

大家本来都是作家 ,是来这里谈文学的 ,但却与一位素不相识的音乐家不期而遇。有吉佐和子似乎对于音乐有特殊的兴趣和感情 ,她谈贝多芬交响曲中表达的关于对世界和人性的深刻思想 ,奏鸣曲中抒发的个人感受和流露出的悲剧情绪 ,她大讲莫扎特乐曲的纯朴流畅、结构的精巧和工整 ;接着又谈到了德彪西、柴可夫斯基、日本的歌舞伎、狂言谣曲以及西方的现代音乐。她似乎对节奏强烈的现代

怨

室内音乐一往情深,甚至不听就活不下去。她滔滔不竭,如下阪走丸,沉浸在迷人的音乐世界中。

那天上午,谈的几乎都是音乐,我是“音盲”,听得似懂非懂,昏头胀脑,其余的人似乎也兴味索然。临走前,不知怎么谈到了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叹息说:“又当主妇又当母亲和妻子,又要写作,着实不易。不知哪位在家里模范丈夫?”有两位说他们自己是,我没有吭气。她的眼睛一亮,笑是说:“看来你不是。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她转身拿过来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里面是一条很漂亮的围裙。我说,我代表我的爱人表示感谢。她马上明白了我的用意,摊开两手,笑着说:“看来无可求药了。”接着她又把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开幕铃声》签字送给我们,并叫我为她带一封信给廖公。

驱车回来的路上,一位作家说,有吉佐和子活泼开朗,精神生活很丰富。但另一位作家反驳说,那是表象,她的内心深处是孤独忧郁。在她沉默的时候,你看她那迷茫的眼神,就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有吉佐和子。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有吉佐和子呢?我不得而知。

有吉佐和子远在一九六一年就曾随谷崎润一郎等日本作家到中国访问,以后又来过多次,最长的一次曾经住半年之久,与中国文学界交往甚多,结识了不少老作家。同时,她还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作品,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每次访日时,在酒会上,在座谈会上总能见到她。她有时忽闪着两只大眼睛侃侃而谈,有时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目光困顿而呆滞。我没有主动和她讲过话,总觉得她不是一位容易接近的人。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八四年春天在酒会上的匆匆一面竟是永别。

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时,巴金不顾年高多病,亲自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到日本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会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巴金和正在东京访问的周扬夫妇。那天晚上,日本文学艺术界、出版界等六百多名知名人士出席宴会。周扬同志致词后,巴老拄着手杖走到话和筒前开如讲话:

“今天参加这个欢迎宴会,我感到很高兴,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刚从医院出来两个星期的病人……”

大厅里鸦雀无声。巴金的声音洪亮,充满感情,全场人都感到意

10

外,但那惊疑的神色马上变成了欣喜的微笑。这时,我发现有有吉佐和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手里捧着一束白花,一动也不动地听着巴金讲话。她穿着一身素洁的春装,秀发束在身后。她站得离讲台很近,前面除了几个记者在拍照、录像外没有别的人。

有吉佐和子是巴老的忘年交。二十三年前巴老访日时,她就多次去拜访过巴老,向巴老讲述广岛原子病患者的苦痛。巴老在《从镰仓带回的照片》一文中曾写到当年那个长着两道弯弯的细眉、丰满椭圆形的脸上挂着微笑的年轻小说家有有吉佐和子姑娘。

巴老讲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有吉佐和子也使劲鼓掌。她第一个跑上讲台,给巴老献花。她紧紧拉着巴老的手,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很激动,用英语向巴老问好,眼镜后面闪着泪光。这时,前来向巴老问候的人围了上来。巴老身体不好,不能站时间过长,我急忙接过巴老手里的花束。有吉佐和子一直跟在巴老身后,久久不忍离去。

我拿着那束花站在巴老身边。我不知道这花的名字,花朵很小,象米粒似的,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肺的幽香。宴会结束时,我把那束花带回了我们下榻的京王子饭店,插在巴老住房客厅的花瓶里,一直开了好几天才凋谢。

回国后不到三个月,突然听到有吉佐和子逝世的噩耗,不由得一惊。有人说她可能是自杀,我也将信将疑,因为日本作家中自决身亡的不乏其人,她完全有可能因思想苦闷、不能自拔而走上绝路。但后来得知她是因突发性心脏病离开人世的。

她匆匆忙忙地走了,带着她的苦闷、忧郁、欢乐和追求。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爽朗的笑声,机智幽默的话语,再也看不见她那时而迷茫,时而清澈如水,时而像火一样炽烈的目光。然而,她的爱和恨、眼泪和笑声,她那对时代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她那倔强、固执、坦率、真诚的个性,将永远凝结在她的作品中,留在人世间。

1985年 1月 10日于小羊宜宾

《日本文学》1985年第 1期

# 《冰点》成热点

——访三浦绫子

—

在日本北海道中部 ,有一座叫旭川的小城。她像镶嵌在上川盆地地上的一册错彩镂金的大书 ,吸引着远方的游人。

大雪山的余脉环绕在小城的四周 ,宛若一道天然的屏障。市区像个棋盘 ,纵横交叉 ,错落有致。急的石狩川从城西向北 ,滚滚而去。清澈见底的美瑛川、中别川、朱牛别川从东向西穿过市区注入石狩川。

旭川是当地阿伊奴族语太阳升起的东方大河的意译。这个城市在灿若群星的日本大中城市中 ,却没有东京大阪的繁华 ,也没有京都奈良的悠久历史 ,名胜古迹 ,更没有宫岛、箱根的秀丽 ,只不过是北国的不引人瞩目的小城。从一八八九年日本陆军第七师团在这里驻兵屯田以来 ,历史还不到百年 ,然而她却是每一个到北海道旅行观光的人神往的地方。

文学的力量是神奇的。当人们流着热泪读完小说《冰点》时 ,谁不想亲眼看一看那动人的故事所发生的舞台呢?难怪旭川的异游图上写着 ,这里是三浦绫子在《冰点》中描写的树林 ,那里是阳子被杀的美瑛川……。故乡的山水养育了作家 ,作家也给故乡带来了荣誉和骄傲。

二

我第一次知道三浦绫子的名字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那时候 ,  
景园

人们刚刚从噩梦中醒来 ,精神上处于极度饥饿状态。我和几个同行不甘寂寞 ,四处借书充饥。后来听说北京图书馆开放了 ,我们就用机关借书证轮流去借书 ,每次背回一大包。就是在那些小说中 ,我发现了《冰点》、《泥流地带》、《天北原野》、《积木箱》等作品 ,爱不释手 ,深为那细腻幽婉的笔调 ,优美动人的情愫而感动。

《冰点》是三浦绫子的处女作 ,也是成名作 ,描写了一个体面的医生家庭的波澜和感情纠葛。丈夫外出旅行 ,妻子与情人幽会 ,女儿不幸遇害。丈夫为了报复折磨妻子 ,收养了杀死女儿的凶手的婴儿。妻子知道后 ,企图杀死养女向丈夫复仇 ,结果酿成养女自杀的悲剧。爱与恨 ,怨与怨 ,美与丑、虚伪与真诚交错碰撞 ,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妹之间、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起伏跌宕 ,在复杂的家庭、心理、感情的矛盾旋涡中 ,几个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纸上。尽管作品的部分章节中有宗教气氛 ,削弱了警世骇俗、鞭挞丑恶的艺术力量 ,但我以为仍不失为上乘佳作。

后来 ,我读了三浦绫子的几本自传 ,知道她完全是靠刻苦自学登上文坛的。一九二二年 ,她生于旭川一个贫寒的职员家庭 ,靠半工半读读完高中 ,后在小学当教员。繁重的工作 ,艰苦的生活 ,使她得了脑贫血、肺结核等多种疾病 ,不得不弃教静养。但她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 ,一边养病 ,一边读书 ,练习写作。与三浦光世结婚后 ,为了维持生活 ,她在旭川市郊外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每天守在铺子里 ,一有余暇就读书。一九六三年元旦 ,《朝日新闻》为了纪念大阪版创刊八十五周年 ,东京版创刊七十五周年 ,悬赏一千万日元征集新闻小说。她于是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回忆当年的情景时 ,她说 :我从未写过小说 ,不知道怎么写 ,于是就像写日记 ,写信似的写起来。每天晚上十点钟 ,算完账 ,丈夫睡了 ,我就到二楼去写作。屋里没有炉子很冷 ,墨水都结了冰。我就用钢笔把冰捣碎写起来 ,一直到凌晨二点钟。旭川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 ,我腿上盖着棉被 ,身上穿着厚棉衣 ,但手裸露在外面 ,一会儿就冻僵了。我就在被子里暖和一下继续写。就这样终于写成了《冰点》。寄出之后 ,我惴惴不安 ,因为名家云集 ,我只是一个从来没写过小说的家庭主妇 ,怎么敢奢望被选中呢 ?当记者来采访 ,告诉我以第一名入选时 ,我惊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袁

耳朵。《冰点》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出了单行本，再版了四十余次，发行一百五十多万册。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有人向我倾诉内心的隐秘和痛苦，有人告诉我他周围发生的悲剧，有人打电报来哀求，不要让书中的主人公死去，有人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以文笔为生的信心。

《冰点》的成功，是三浦绫子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她尝到了创作的欢乐，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笔耕生涯。二十年来，潜心写作，共出版长篇小说、自传三十九卷。产量在日本作家中并不算高，但每篇作品都精雕细刻，很受读者欢迎。

### 三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北海道访问。六月十三日从北部靠近“冰雪之门”的猿拂村乘火车前往石狩川上游的旭川市。

车窗外掠过的农舍，山峦、田野，使我想起了三浦绫子笔下那白雪茫茫的牧场，叮咚流淌的山泉，苍凉雄伟的雪山，广漠寂静的山村以及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下午四点钟到达旭川，稍事休息，我们驱车去拜访三浦绫子。

汽车停在丰岗二条四丁目的一栋临街的小楼前。这栋小楼是日本式木结构建筑，普普通通，在住宅区中毫不显眼。一位十分文雅秀丽的姑娘迎出来把我们引进客厅。她自我介绍说是三浦绫子秘书。

三浦绫子和丈夫三浦光世从里面迎出来。绫子穿着一件白绸紧袖衬衣，西服长裤，外套一件织着阿伊奴族花纹的紫红色毛背心。她面色苍白，憔悴，带着几分病容，显得苍老而疲惫。声音低沉，稍有点嘶哑，但眼睛却很明亮有神。光世显得比绫子年轻些，但身体似乎也并不强壮。他话语不多，总是默默地微笑着听我们说话，是个典型的谦谦君子，文弱书生。

客厅不大，陈设质朴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主人恬淡安静的生活由此也可可见一斑。

三浦绫子很热情、随和。她说：“从报纸和电视上早就看到了你

们,今天终于见到了,感到非常荣幸。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日本文化。可是,日本却侵略过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恩将仇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身为日本人,我请求中国人民宽恕。”说着,她深深低下头,表示忏悔。

三浦绫子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她在作品中多次触及那场侵略战争,因而招致一些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的反感。他们写信质问她: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为什么总说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居心何在?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国心吗?她义正词严地反驳说:什么是爱国心?难道就是对当时的政府言听计从吗?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全体日本人都起来反对,也就不会有那场可怕的战争了。侵略就是侵略,不能文过饰非。

三浦光世说:“绫子到过不少国家,但至今还没有去过中国。她很想去,但又觉得没有脸见中国人民。去年一场大病,我以为她活不长了,但终于又活过来了。她身体很弱,手和肩写字就疼。一个作家,不写字怎么能行呢?但现在只能口述,由我记录,目前有四家杂志正在连载她的文章。”

三浦绫子笑着说:“我身体不好,但却不吃医院给我开的西药,而吃一些中药滋补身体,效果很好。”

说着,她拿出一些书,用毛笔题言馈赠。她问我,中国是否有人翻译她的作品。当时国内还没有人翻译介绍,所以我告诉她目前还没有看到。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感到非常遗憾。在我所接触的日本作家中,都把在中国出书看做是一大幸事。这也许是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在作家心灵的折射吧。她歪着头略略想了一下,又拿来了《泥流地带》、《天北原野》和三本短篇小说集送给我说:“这些作品不知你喜不喜欢,但里面凝聚着我对人生命运的思索。如果其中有你喜欢的,希望你能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接过书说,我早就读过你的作品,是很喜欢的。《冰点》中阳子之死一节,使我潸然泪下。她的眼睛一亮,闪着惊异的光,兴奋地说:“真的吗?真的吗?可惜太晚了,你们又很累,不然我陪你们到《冰点》的舞台去散步。标本林、神居古潭都离这里不远。标本林有三十多种欧洲松树,浓荫蔽日,巨木参天,凉爽湿润、幽深静谧。神居古潭怪石嶙峋,有许多原

始时代的遗迹,明治年间是淘金的地方。旭川还有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的文学碑。他的名作《寄生木》就是以旭川陆军师团的小笠原善之为模特写成的。明治四十三年,德富芦花曾来旭川凭吊亡友……”

谈起旭川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她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对于故土家园的深情,溢于言表,难怪她成名以后,依然远离声色犬马的繁华大都市,栖身于美丽而寒冷的旭川小城,因为她深深爱恋着这片土地。

可能由于兴奋,她苍白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她转向大家说:“我们是同行,如果大家不嫌弃,欢迎到我的书房去坐坐。那里很脏很乱,但我想大家是不会见怪的。”

对于她的盛情邀请,我们欣然接受,于是一起上了二楼书房。书房比客厅小些,两侧是书柜,一面临窗。书柜上摆满了日本历代作家的全集、选集。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矮几,上面摊着稿纸、文具、书刊、笔记。矮几后面是一个书架,上面陈列着三浦绫子作品的各种版本,其中有英、美、西德、瑞典、荷兰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译本。

三浦绫子说:“每天早晨九点钟,我和丈夫相对而坐,开始工作。平均每天工作三小时,写二、三千字。余下的时间看书,查资料。家里有一个秘书,负责收发,一个用人料理家务。”

一个专业作家,平均每天写二、三千字,劳动量够大的了。更何况她体弱多病,常常缠绵病榻呢?她轻轻地讲着,温和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倔强的波纹,显示出北国女性特有的坚毅和顽强。

回到客厅时,秘书告诉我们现在电视台正在播放连续剧《冰点》。因天色已晚,我们看了一会儿就随同热情的主人驱车到中山区的山光舍饭庄共进晚餐。这是一家有名的涮牛肉馆。老板娘恭立在门口迎接,看样子三浦夫妇是这里的常客。果然不出所料,一进大门,迎面就悬挂着三浦绫子写的一块斗方:“愿我的作品像你的涮牛肉一样鲜美可口,耐人寻味。”

我们走进一间日本式餐厅,几张矮几连成一张长桌,长上放着涮牛肉的火锅。锅水沸腾,热气缭绕,酒酣耳热,谈话更加热烈。大家兴致勃勃地说起了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日本文学的流派,中国文学

员远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反作用等等。在谈到日本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时,三浦绫子说:“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大众文学,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写生活,并不关心评论家怎么说。我以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高的奖赏,最大的幸福,就是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如果写出的作品没有人看,那是作家的最大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大众文学家。”

散席后,三浦绫子夫妇不顾劳累,一直把我们送到下榻的饭店门口。

那是一个柔和的春夜。风很轻柔,天空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直到我们走进大厅,三浦夫妇才转身上车,消失在那像轻烟一样朦胧的夜色中。

## 四

五年过去了。

每当我想起在旭川度过的那个难忘的夜晚,总是在那如梦的夜色中浮现出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闪着期冀灼热的光。这中间,我只译了她的中篇小说《逃亡》、短篇小说《尾灯》和《在污秽的浊流中》,一直没有时间译她的长篇。在她收到我寄给她的刊载译文的杂志时,来了一封信:“可惜我不懂中文,如果能读懂,那将是多么愉快啊!我拿着杂志想,这就是我的小说吗?……最近我动了直肠癌手术,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到中国去旅行。”

我捧着她的信,像捧着一团火,深感惶悚不安。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有负于那颗真诚、纯净、温暖的心。于是,在繁忙工作之余,我拼命挤时间,和友人一起译出了她的代表作《冰点》,并至今年三月译完了《泥流地带》,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我不知道三浦绫子的身体近来如何,但我却希望能在八达岭上,黄河之滨,南国的凤凰树下见到她的身影。我想,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中华民族宽厚的心胸中,她会找到她失去的许许多多美好的梦。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于小羊宜宾

《日本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